

廣

瘟

疫

論

廣瘟疫論序

瘟疫一證歷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龍湯陽旦湯越婢湯黃芩湯白虎湯大小柴胡湯三承氣湯麻黃丹麻湯諸條列瘟疫之見證為汗法下法和法雙解法輕重深淺纖毫備具特散見於諸經條中而未嘗直

指其名為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書本傷寒立論而互為區別之書非專論瘟疫之書且上古文辭簡易詳於辨證而不詳於立名欲人後證其細辨則不必於名上區別而自無混淆之失嗣是而後河間有宣明五氣論則論瘟疫較詳立法更備如桂苓甘

露飲黃連解毒湯三已效方涼膈散
人蔘石膏湯雙解散諸方皆是而亦
未正其名易老東垣大羌活湯丸味
羌活湯立方更備而亦無專書無特
名至吳又可先生貫串古今融以心
得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闢鴻
蒙揭日明於中天矣顧其書具在而

時賢有未見而不用其法或雖見其書而不能信者無恠矣有口誦其書嘖嘖稱道而對證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則曰此時證也而手則仍用傷寒之方拘傷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精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證之法耳愚自整心傷不

揣固陋而取吳子之原本或註釋或增訂或刪改意在辨瘟疫之體異於傷寒而尤慎辨於見證之始故首增辨氣辨色辨脉辨舌辨神諸論於開卷使閱者一見瞭然則吳子之書人所可用而瘟疫之橫天者少生全者多誠斯世斯民之幸也上元戴天章

麟郊甫識於存存書屋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夏五月望

日孫男嗣璫謹書

大淫之邪中人爲病風寒尤甚蓋風者善行數變其勢猛急寒者收引拘束其氣堅凝故其病人也不假少貸而爲患至速各家醫書均首列中風傷寒二門以示後學習是業者咸致力於風寒以求諸病擴而充之觸類引伸固無所不概若執而守之亦不免刻舟求劍而所遺實多雖長沙有論後學註釋繁多究使指歸不定以致源渙時疫漏而不講迨吳又可瘧疫論出稍使人知瘧與傷寒口途異歸不可拘傷寒濟而治疫然其辨悉猶未若廣瘟疫論之提綱挈領

曉暢明白能使不習醫者洞然領畧也予於庚寅偶得此書故友王村舟言是書乃金陵前輩麟郊戴公存存書屋之稿本近爲儀徵鄭氏所刻發坊未久板已散失坊間竟無覓處予每憐之庚子遷居北城復識國子學正戴敬咸先生乃知麟郊公爲先生之祖因叩及墨書藏本與予所得者相校讐一字無訛雖鄭氏前刻未將存存書屋之來由道出情似掠美然非其齋廁流傳則予亦不得覩見而無由與敬翁先生握手共攀源也因從意梓行以繼前徽壬寅冬正在

付梓尚未蕪工而敬翁先生忽嬰疾而逝今其嗣接
踵成是書囑予紀其本末予亦不敢以固陋辭謹敍
其事以紀麟郊公之作美於前而得其賢嗣繼美於
後庶此不刊之書得以永垂霄壤救濟生靈實可主
媿長沙之功而庇醫林後學於不淺矣

乾隆四十八年歲次昭陽單闡氏臯月會稽沈懋發
撰

張仲景傷寒論不止爲傷寒一證用也經絡腑臟表裏洞然善讀者誠擴而充之運用不窮故爲醫門聖書獨瘟疫一證治法又別其始末疑似之交非更有善本剖析精詳終不免毫釐千里之誤此洞庭吳氏之書紹仲景而獨闢其奧也况瘟疫病多真傷寒病少其於濟世尤急舊稱長沙於傷寒論外兼有治疫之書而世遠失傳洵可惜也余弱冠習舉子業兼從田淑姜先生讀解岐黃素諸書於吳氏瘟疫論頗曾究心嗣嵇山家叔授以存存書屋廣瘟疫論抄本知

爲鄉先輩麟郊戴贈公所著命篇分類亦從吳氏書
折衷而出內增辨證八兼證五夾證十條分縷析光
爲壽世良法數年來每於風雨雞鳴講明切究及臨
證時覺有得心應手之妙益信是書之爲功夫也辛
丑冬晤贈公文孫未堂先生幸將出其藏本刊板行
世庶可公諸海內用垂不朽並囑余誌其端未爰敬
跋數言以附卷後

乾隆四十七年歲次壬寅冬十月旣望江寧後學程
家班葵百氏頓首拜識

先大父北山先生以通儒立醫學所論著傷寒雜病
諸書及欵論註瘧論註廣瘟疫論凡十數種皆先世
父雪村先生行楷細字錄藏於家近書坊中有刻本
瘟疫明辨四卷祖啟購閱之卽先大父存存書屋廣
瘟疫論也雖易其名幸未改竄其文不知何人誤刻
爲糾人鄭某之書在先大父固不爭此而子孫見之
不容不正也因出存存書屋原本校而刻之以糾譌
傳廣先德因嘆傷寒一書註者百家至程郊倩實爲
獨闢鴻濛後有慈溪柯賴伯論翼出而傷寒之書嘆

觀止矣瘟疫一證古無成書至吳又可實爲獨闢鴻
濛更有先大父此書出而瘟疫之書嘆觀止矣事固
有更閱數千年而後得斯折衷者此類是也代生名
賢氏何幸歟

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秋七月望後二日孫男祖
啟謹識

上元縣志

戴天章字麟郊邑庠生少師林青雷習舉子業好學
強記所讀經史能通部道背如瓶瀉水壯謂時文平
祿不足爲研求有用之學自天目地理算數射弋以
及書畫琴弈之類無不探微極要尤精醫理博覽深
思活人無算謝之金揮不受四方淹雅名流至必下
榻請教性樂推解友中或來就食更贈餘資歸而
舉火課諸子督以勤苦力學晚號北山學者稱北山
先生長子瀚字巨川雍正元年癸卯一甲第二人恭

遇

覃恩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例贈中憲大夫乾隆辛卯孫翼
子官御史再遇

覃恩

貤贈朝議大夫如其官

廣瘟疫論目次

上元戴天章麟郊甫著

卷之一

一辨氣

二辨色

三辨舌

四辨神

五辨脈

瘡疫與風寒異氣

時疫與風寒異受

辨傳經

兼寒

兼風

兼暑

兼瘧

兼痢

夾痰水

夾食

夾鬱

夾血

夾脾虛

夾腎虛

夾心血

夾疝

夾心胃痛

夾哮喘

卷之二

表證

發熱

惡寒

寒熱往來

頭痛

頭眩

頭脹

頭重

目脹

項強酸

背痛酸

腰痛酸

膝痛酸

脛痛酸

足痛

肩背痛酸

腕痛

周身骨節酸痛

拘攣

身重

自汗

盜汗

戰汗

狂汗

頭暉

面腫

頸項腫

耳旁腫

胸紅腫

周身紅腫

發黃

發疹

發斑

卷之三

裏證

煩躁

嘔

次

口苦

唇燥

齒燥

鼻孔乾

耳聾

鼻如烟煤

鼻扇張

咽乾

咽痛

舌燥

舌強

舌瘦

舌卷短

胸滿痛

脇滿痛

腹滿痛

少腹滿痛

自利

便血

便膿血

大便閉

小便不利

小便黃赤黑

小便多

遺尿

卷之四

多言

譏語

狂

善忘

沉昏

循衣摸床撮空

多睡

身冷

呃逆

吐欬

卷之四

汗法

下法

清法

和法

補法

四損

四不足

三復

辨似

遺證局將後不表裏證

發腫

發願

發瘡

發癰

索澤

發蒸

婦人

妊娠

小兒

卷末

諸方

醫學文獻

目錄

膚瘡疫論卷之二

一辨氣

風寒氣從外收斂入內。病無臭氣觸人間有作臭氣者必待數日轉陽明府證之時亦只作腐氣不作屍氣。瘟疫氣從中蒸達於外。病卽有臭氣觸人輕則盈於床帳重則蒸然一室。且專作屍氣不作腐氣以人身藏府氣血津液得生氣則香得敗氣則臭。瘟疫敗氣也。人受之自藏府蒸出於肌表氣血津液蓬蒸而敗因敗而溢溢出有盛衰充塞有遠近地五行原各有臭氣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腎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雜氣非臊非

疫非焦非瘧。其觸人不可名狀。非鼻觀精者不能辨之。試察廁間弊氣與凶地屍氣。自判然矣。辨之既明。治之毋惑。知爲瘟疫而非傷寒。則凡於頭痛發熱諸表證。不得誤用辛溫發散於諸裏證。當。當。當。下者亦不得逼回瞻顧矣。

二辨色

風寒主收斂。斂則急。面色多綱急而光潔。瘟疫主蒸散。散則緩。面色多鬆緩而垢晦。入受蒸氣。則津液上溢。於面頭目之間。多垢滯。或如油膩。或如烟熏。望之可憎者。皆瘟疫之色也。一見此色。雖頭痛發熱不宜而用辛熱發散。一見舌黃傾渴諸裏證。卽宜攻下。不可拘於下不厭遲之說。

三辨舌

風寒在表。舌多無苔。卽有白苔。亦薄而滑。漸傳入裏。方由白而黃。由黃而燥。由燥而黑。瘟疫一見頭痛發熱。舌上卽有白苔。且厚而不滑。或色兼淡黃。或粗如積粉。若傳經入胃。則兼二三色。又有白苔卽燥。與至黑不燥者。大抵疫邪入胃。舌苔頗類風寒。以兼濕之故。而不作燥耳。惟在表時。舌苔白厚。異於傷寒。能辨於在表時。不用辛溫發散。入裏時。而用清涼攻下。斯得矣。

四辨神

風寒之邪傷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頭痛作寒熱。

之類皆自知之。至傳裏入胃。始神昏譯語。緣風寒爲天地正氣。人氣與之乖忤。而後成邪。故其氣不昏。人神情也。瘟疫初起。令人神情異常。而不知所苦。大槩煩躁者居多。或如癲如醉。擾亂驚悸。及問其何所苦。則不自知。卽聞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夢寐不安。閉目卽有所見。有所見卽識妄之根。綠瘟疫爲天地邪氣中人。人病中物。物傷故其氣專昏人神情也。

五辨脈

瘟疫之脉。傳變後。與風寒頗同。初起時。與風寒迥別。風寒從皮毛而入。一二日。脈多浮。或兼緊。兼緩。兼洪。而皆浮。迨

傳入裏。始不見浮脈。其至數亦清楚而不模糊。瘟疫從中道而變。自裏出表。一二日脈多沉。迨自裏出表。脈始不沉。乃不浮不沉而數。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數則模糊而不清楚。其初起脈沉遲。勿作陰寒。沉者邪在裏也。遲者邪在陰分也。脈象同於陰寒。而氣色舌苔神情。依前諸法辨之。自不同於陰寒。或數而無力。亦勿作虛視。緣熱蒸氣散。脈不能鼓指。但當解熱不宜補氣。受病之因有不同。故同脉而異斷也。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氣

風主疎泄。寒主凝滯。二氣雖有不同。然皆冷而不熱。其中

人也鬱而不宣。方其初受在表。均宜溫散。麻黃湯。桂枝湯。
芎藭十神。神术等方。皆散寒之劑。非解熱之劑。時行之氣。
屬濕溫。二氣合成。熱而不冷。其中人也。立蒸而腐敗。方其
初傳在表。卽宜涼解。大青龍湯。六神通解散。九味羌活湯。
歲壯湯。大羌活湯。人參敗毒散。皆解熱之劑。非散寒之劑。
也。以解熱之劑治風寒。輕則寒中。嘔利。重則厥逆亡陽。以
散寒之劑治瘟疫。輕則齶渴譫妄。重則枯竭亡陰。此氣之
不可不辨也。泣通濟。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受

風寒從表入裏。自皮毛而肌肉。而筋脈而胸膈而腸胃。

層。深一層不能越此而入。彼故汗不厭早。下不厭遲。爲和爲解。淺深毫不可紊。以其氣皆屬冷。一層收斂入一層。必待寒化爲熱邪。斂入內方可攻下。涼解否則邪未入裏。預用攻利涼解。虛其裏氣。反引表邪內陷而成結胸痞利。諸險證也。時證從口鼻而入。先中中焦後變力傳。其傳自裏出表。雖出表而裏未必全無邪留。經過之半表未必全無邪干。故下不厭早。汗不厭遲。爲和爲解。淺深必不可拘。以其氣皆屬熱。熱能作蒸。不必搬燮。而此蒸卽帶彼熱。當其未出表時。強欲溫表。在始則引毒熱成燎原之勢。爲斑駁狂喘諸凶。在末則傷真陰爲枯槁沉昏。願逆諸危也。

辨傳經

溫疫傳經與風寒不同。風寒從表入裏，故必從太陽而陽明而少陽而入胃。若溫疫則邪從中道而出表入裏。惟視人何經本氣之強弱爲傳變。故吳又可曰：疫邪有先表後裏者。有先裏後表者。有但表不裏者。有但裏不表者。有表勝於裏者。有裏勝於表者。一句吳又可本作有表裏徇勝者一句有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此爲九傳。愚按所謂表者。發熱惡寒。頭痛頭眩。項強背痛。腰疼腿膝足胫酸痛。自汗無汗及頭暉面腫。耳目亦腫。項腫。發斑發疹皆是。所謂裏者。渴嘔胸滿。腹滿腹痛。腸滿脇痛。大便不通。大便泄。

濕小便不通。小便黃赤澀痛及煩躁譫妄。況昏
舌強口咽赤爛皆是在風寒從表入裏。證
鬱而成。故見表證不必兼見裏證。且入裏後表多自解。
故見裏證之後不必復見表證。若癰瘍本從中道而出。表
見表證時未有不兼一二裏證者。且未有不兼見一二
半表裏之少陽證者。仲景所云陽明少陽合病必自下利。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但據脈雖謂之合則汗。三陽合病
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皆指癰瘍
言。非指風寒言也。且瘧疫屬蒸氣出表入裏原自不常。有
入裏汗之可也。不盡仍可出表者。嘗見譫妄沉昏之後。

病愈數日。復見發熱復從汗解者。此所謂表而再表。
風寒必無是也。更有下證全具。用承氣湯後。裡氣通而表
亦達。頭痛發熱得汗而解。移時復見舌黑。胸滿。腹痛。讐妄。
仍待大下而後愈者。此所謂裏而再裏。風寒必無是也。若
夫表裏分傳之證。風寒十無一二。疫證十有六七。但據傳
經之專雜以辨之。一經專見一經證者多風寒。一經雜見
二三經證者多疫證。日久漸轉屬者多風寒。一日驟傳一
二經。或二三經者多疫證。則雖病有變。而風寒不混於
疫證。疫證不混於風寒。施治自無訛誤矣。

至若辨氣辨色辨舌辨神。俱已清楚。而投之以治疫方。

藥復有不效者。則以時疫有獨發。有兼次他證之故。是以辨時疫異於他證矣。至來他證者。則此人時疫與彼人時疫又有不同。尤當細辨。其兼證凡五種。次證凡十種。詳列於後。

兼寒

其一有兼寒者。初起一二日。頭痛發熱。身痛惡寒。諸表證悉與時疫同。而以脉辨。則不屬時疫。多軟散而不浮。兼寒則多浮。數浮。腔浮。大抵至有浮緊者。再以證辨。亦微有不同。時疫多浮。兼寒則無汗爲異。亦異於單受寒者。單受寒無煩躁口苦。口臭證。時疫兼寒必有煩躁口苦。口臭證也。

起一二日與時疫無異。只胸滿嘔利爲異。而脈則兼弦細
芤遲。不似時疫不浮不沉而數。治法於時疫諸方中微減
發表之味。如用羌、卽不用獨用柴。卽不用前蓋。時疫多汗。
暑證更多汗。雨邪逼出表汗。則表必虛。故發表之味不可
重複也。寒潤之藥尤宜減。清熱之味亦宜減。以邪從表出。
鬱熱必輕。過用清涼。恐致寒中。而增嘔脹泄利。况表氣太
泄。裡氣必虛。易犯厥脫之證。故清涼寒潤。不可太多也。最
宜加用分利燥脾之品。木通爲上。滑石次之。猪苓赤茯澤
消。又次之。蓋分利則暑與疫皆從溼道而出。邪有去路。正
不必徒以寒涼逆抑取斂也。間有表見身痛。宜用脊薷。粗

見腹滿宜用蒼朮者再時疫兼暑則病勢反緩以疫中病氣屬亢陽暑爲陽中之陰陽得陰則解雖不能盡解然得一分陰氣則和一分亢陽每見時疫兼暑其譯妄舌燥諸證反緩者猶此故也

兼瘧

時疫有似瘧有轉瘧有兼瘧之不同用藥亦有微異似瘧者寒熱往來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時無定也時疫初起多有之轉瘧者時疫輕妄煩渴大劇之後已經大汗大下仍有餘邪不解復作寒熱轉成瘧象也時疫末路多有之兼瘧之證乃兼暑時疫合病也其證寒熱有常期瘧證

全具。但熱多寒少。且多燥渴。擾亂熱勢。迅速神情。昏憤穢氣觸人爲異。秋令多有之。時疫所以似瘧者。因邪氣盤錯於膀胱。欲出表而不能透達。欲陷裡而未得空隙。故見半表半裡之少陽證也。治法宜達原飲加柴胡爲主。時疫所以轉瘧者。因汗下後邪氣已衰。正氣來復。邪正相爭。故在先陽氣獨亢。有熱無寒者。今則以陰液漸回。而寒熱相爭矣。在先邪氣乘綱晝夜燥熱無休也。時者。今則邪氣漸退。正氣漸復。而寒熱發作有時矣。治法以養正爲主。祛邪佐之。小柴胡湯次甘草湯柴胡四物湯參胡三白湯。量餘邪之盛衰。視陰陽之盈虛。酌而用之。至若兼瘧之證。最爲難

治吳又可曰。瘧疾二三發。或七八發後。忽然晝夜煩熱。發渴不惡寒。舌上苔刺。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證漸具。此時疫證見而瘧證隱也。以疫證方藥治之。則生瘧家方藥治之。則劇。治之如法。脈靜身涼。每日或間日寒熱復作。有常期者。時疫解而瘧邪未盡也。仍以瘧法治之。愚接時疫與瘧病。不甚相遠。疫乃溼溫二氣合病。瘧乃風寒暑溼四氣合病。其邪氣之雜而不純。相類。瘧邪橫連。募原。時疫亦屬於募原。其受邪之處相類。但時疫之溫氣發。則為亢陽。故宜下。宜清之。證多瘧之暑氣停。則為鬱滯。故宜宣利之證。多耳。所以時疫初起。方用達原飲。與瘧之主方用清脾飲。

一遇此等更當辨其受寒與時疫孰輕孰重。疫重寒輕者煩躁證多無汗惡寒證少則當以敗毒散加知母石膏或達原飲加羌防柴葛或六神通解散尤捷。寒重疫輕者寒無汗證必甚煩躁必輕則只用敗毒散其寒來於外無汗惡寒既甚疫鬱於內煩躁更甚者冬月大青龍湯可借用。餘月九味羌活湯最爲的當。此證若治寒遺疫必有班黃狂衄之變。治疫遺寒復有厥逆嘔利胸腹痞滿之變。馴至沉困者不少不可不知然此皆爲初起一二日言也。若日久則邪疫勃發表寒不能自存而變爲熱則惟以治疫之法治之而已。

其一有兼風者。初起一二日表證與時疫悉同。惟鼻塞鼻
鳴。嚏噴。咳嗽。與時疫略異。脈亦多浮。而與時疫之不浮不
沉而數者微異。治法不大相遠。卽於時疫諸方中加荆防。
咳加前胡杏仁蘇子而已。大抵時疫著寒。能令病勢增重。
兼風反令病勢易解。以寒主凝滯。則疫邪內鬱。鬱一分。病
勢增痼一分。風主游揚。則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勢解散。

分註全清

兼暑

時疫兼寒兼風。四時皆有。至若兼暑一證。惟長夏有之初。

藥品亦多相類。至其傳變則緩急輕重迥乎不同也。善悟者於此處細參。思過半矣。

兼痢

時疫本多自利證。表證初起。卽每日解數次稀臭水者是也。詳見後自利條下。更有春夏之交。得時疫。卽兼下利。無白。而裏急後重者。名爲疫痢。初起慎不可從痢治。蓋痢屬裏證。今兼疫邪之發熱頭痛。爲表裏俱病。先用治疫之法。解其表。表解而裏自和。其痢多有不治自愈者。若用治痢之法。先清其裏。裏氣虛而表邪陷。輕者增其煩躁沉困。重者遂至嘔逆昏憤而危矣。所以古人於疫痢初起。專主倉

廩湯其方乃人參敗毒散一意解表但加陳倉米以和中
養脾胃俟表證解後裏熱證具方可議清議下不但香連
芍藥承氣之類宜緩卽淡滲分利之劑亦宜緩投於表證
未解之先也若太陽證不見而微見少陽陽明證者則柴
葛五苓散不妨借用。病證夾表不可清裏不特時疫兼證
爲然凡一切病證兼身熱肺宜慎用苦寒淡滲用之若
早心嘈嘈逆此歷驗不爽者疫證兼利其熱勢反多緩亦
由病爲暑氣陽中之陰能和亢陽且鬱蒸之熱有所疏泄
故也若疫毒太甚驟發卽下純紅純紫惡血或兼見舌燥
讝妄諸惡證者黃連大黃又在急用不可拘此論矣

以上五條其辨明所以爲瘟疫兼證固已不憚逐類詳審。然總以前所備具氣色舌神脉五辨爲主。五者之中必有一二確據方於疫門求治。否則各按各門施治可也。若混以時疫治之爲害甚矣。

夾痰水

飲入於胃經蒸變而稠濁者爲痰。未經蒸變而清稀者爲水。痰與水一物也。痰能作熱。水能作冷。時疫屬熱證。故夾痰者更增其熱。脉證治法無甚參差。但於治疫藥中加瓜蒌貝母。甚則加牛黃。夾水者脈證往往相悖。治法則有不同。不可不細辨也。時疫之脉必數。而夾水在胸膈。其脈多

緩甚則遲弦此脉夾水之辨也時疫之舌一經傳裏卽轉黃轉燥轉黑若有水在胸膈則煩躁譏妄沉昏諸證備具而舌色白潤間有轉黃黑者亦必仍有白苔或滿舌黃黑半邊夾一二條白色或舌尖舌本俱黃中夾一段白色此舌夾水之辨也時疫胸滿心下硬痛手不可按一有水在胸膈心下雖滿痛按之則軟略加探按則漉漉有聲此證夾水之辨也時疫見夾水脉證雖有表不宜純用辛涼發散純用辛涼則表必不解而轉助沉困有裏證不可遽用苦寒早用苦寒必轉加昏憤此水氣鬱遏邪陽氣受困宜於發表清裏藥中加辛燥利氣利水之品以祛水氣迨

水氣去鬱。遇發然後議攻。議涼則無不效者矣。燥溼則半夏蒼朮。利水則木通。苓澤利氣則兼。旅草果木香。甚至有須用大戟。芫花者。在時疫雖屬熱邪。往往有投三承氣。黃芩白虎而不效。偶用溫暖藥收功者。遂相訟。清熱之非不知熱邪。乃其本氣。夾雜乃其間氣也。

夾食

時疫夾食者最多。而有食填胸上。食入腸胃之不同。八腸胃則爲陽明諸熱證。治法備於三承氣湯。惟食填胸膈。往往有脉沉手足冷者。誤認三陰。投以溫劑。亦無一毫熱渴。發見。但煩躁倍增。甚則一二日即死。蓋胸中乃陰陽升降。

之路。食填之則氣閉。氣閉則熱鬱於上而無所疏泄。其溫則熱。愈鬱。熱鬱於內。故外無發熱證。熱鬱於下。故上無口渴證。疫熱以出表爲輕。入裏爲重。在淺爲輕。入深爲重。此證一溫。則逼邪入裏。入深以致速死。而無熱證也。如氣色神舌脉辨得爲疫證矣。而遇肺沉手足冷。卽當細詢其胸膈。若痞塞悶滿。卽是夾食。再辨其舌苔白厚。而微兼淡黃。益爲食填膈上之明驗。於治疫藥中加枳桔青皮萊菔麴蘖。甚則用吐法以宣之。使膈開而陽氣宣達。然後熱證自見。當解表當清裏。自無誤治矣。

時疫水氣鬱者。初起疫證悉同。而多脉沉手足冷。區道胸滿頗類夾食。但夾食爲有物爲實邪。舌苔厚白而微黃。胸膈滿痛不可按而亦不移。夾氣爲無物爲虛邪。舌苔白薄。胸膈滿痛串動而可按。宜先宣通其鬱。然後解表清裏。自無不效。若不舒鬱而徒發表。則裏氣不能外達。而難於徹汗。遽用清下。則上氣不宣。多致痞逆。惟於解表藥中。加蘇梗木香大腹皮香附等類。以宣其氣。則表易解。於清裏藥中。加川貝母。以舒其鬱。則裏易和。貝母爲舒鬱要藥。但力性緩。必用至五錢一兩。方能奏效。

夾血

時疫傳裏之後。蓄血最多。治從攻裏。茲不具論。惟本有內傷。停瘀復感時疫。於初起一二日。疫之表證悉具。而脉或芤。或滑。頤類陽證。陰脈但須細詢。其胸腹。臟肋。四肢。有痛不可按。而濡者。卽爲蓄血。確驗其芤滑非陽證。見陰脉。乃表證見裏脉也。治法必兼消瘀。紅花。桃仁。歸尾。赤芍。元胡之類。量加一二味。表邪方易解。芤滑之脉。方易起。若誤認芤滑爲陰脉。而投溫劑。輕者變劇。重者危矣。

夾脾虛

時疫較之風寒。本爲難治。以風寒傳變。有次序。時疫傳變無常經。風寒表邪一發即散。時疫散而復集。且往往復之。

再三風寒傳裏證一攻卽和時疫攻而復合有下至一二十次者此時疫之難治也而脾虛者更爲難治蓋時疫必得汗下而後解脾虛者表不能作汗裏不任攻下或得汗矣而氣隨汗脫得下矣而氣從下統治此等論汗勿強汗發表必兼養正人參敗毒散是也下勿輕投攻裏必兼固氣生津液黃龍湯是也其外證無大分別惟脉不任尋按脈亦有尋按有力者不然邪有進退當其邪進方張之時脉亦有尋按有力者不可泥也必合氣色神情脉證以相參如面色癥黃神情倦怠氣息微促及心悸耳鳴皆脾虛中氣不振之象更須通體合參如通體皆見有餘實象而獨見一二虛象則虛象

反爲吃緊。通體見虛象而猶見一二實証。則實證又爲吃緊。必須權衡標本。凡證之屬表屬上焦。屬六腑者皆爲標。證之屬裏屬中焦。下焦屬五臟者皆爲本。若實證居標。虛證居本。則虛證爲重。虛證居標。實證居本。則實證爲重。到此虛實關頭。必着意來詳。庶幾無失。

夾腎虛

時疫夾脾虛者爲虧冷夾。夾腎虛者更難。時疫屬熱證。腎氣虛。則手足冷。時疫屬實邪。腎氣虛。則眩暉。悸。腰膝痠軟。腎虛之中。又有陰虛陽虛之分。時疫必待汗下清而後解。陽虛者一經汗下。清則脫絕之證。隨見陰虛者一經汗

下則格。竭之證。隨見必須時時謹察。凡在表時見腰痛異常。小便頻數。膝脛冷軟。其人平日非有淋濶陽痿。卽係遺洩。好內須詢明于。通表藥中加人參白芍。陽虛兼杜仲。陰虛兼知母。以照顧腎氣。免後來意外之變。若入裏當下。必以陶氏黃龍湯爲主。當清必以人參白虎湯爲主。或屢清屢下。而熱更甚。舌上燥而無苔。或有黑苔。愈清而愈長。或有燥苔。愈下而愈燥。此皆腎虛之證。察其陽明無實邪。可據當從腎虛治。以六味地黃湯易生地。加知柏。王太僕所謂寒之不寒。責以無水。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者此也。或仍不應。則合生脈散以滋水之上源。或用四物湯流通經絡。

似此蒸熟燎原，非益水所能救。必大作湯液，藥味必以可
計。湯液必以半計，乃有濟耳。見幾若早，十救二三，涸竭已見。
十難救一。或更兼脾胃敗證，如嘔呃利之類，湯藥不下。
百難救一矣。

夾血

疫證夾血有三。其一，未病之先，素夾血而陰虛，一受疫則
邪熱乘虛，煎熬夾陰，最易解表清裏用藥，必步步照顧榮
血，如九味羌活湯之用生地，人參敗毒散之用人參是也。
其二，當受病之時，忽然吐衄，女子崩漏，甚至血暈昏厥，勢
甚危急，亦疫證常有也。病家但知血之可駭，往往不知受

疫。醫家亦忽其害邪。惟汲汲于止血清涼滋補。多至危殆。不知血由疫逼。惟當治疫。疫邪解而血自止。此證不遽見於疫在表時。而見於發熱數日之後。人猶易知。惟疫鬱於陰經。而暴見此證者難識。以其證外無頭有發熱之可據耳。但見微惡寒。而大作嘔急。當視其氣色神脈舌苔。若舌有白苔。氣色有一二疫象。卽是疫毒無疑。以達原飲爲主。嘔加藿香。脹加青皮。但治疫毒。血證自己。若脫血太甚。而氣欲絕者。加人參以固中氣。俟疫證傳變歸經。然後按經治之。此疫證兼血之最危者。其三疫邪大張之後。煩熱燥渴之餘。而見凸血證。則又虛疫常態。詳後血證各條。

疫邪夾症。其腎裏少腹引痛。全是疝證。當照辨氣色神脈舌苔法辨之。一有疫邪。不必治疝。但治疫而疝自消。若依常治疝法。用吳萸桂附茴香諸藥。品輕者變爲囊癰。重者變爲呃逆嘔厥昏沉而莫救矣。

夾心胃痛

時疫有兼心胃痛者。於其痛時。察其氣色。神脈。舌苔。若有
一千時疫。但治時疫。雖平時因寒而發此。則慎治其寒。蓋
以疫邪客於募原。傳於太陰。而發心胃痛之痼疾。於達原
飲中加木香蒼术。以開通樞疫。使其透發於表。而痛自已。

若誤認平常心胃痛用桂附薑黃必致危殆

夾哮喘

哮喘乃肺家素有痰火一受疫邪其溼熱之氣從其類而入肺發其哮喘遇此當察其氣色神脈舌苔有疫但治疫其哮喘自除于治疫藥中加貝母瓜萎淡豉桑皮疫邪哮喘並解法更精密

以上諸條凡言兼者疫邪兼他邪二邪自外入者也凡言夾者疫邪夾內病內外夾發者也二邪兼發以疫爲重他邪爲輕故略兼治他邪而病卽解二邪夾發如夾水食血氣痰等實邪則以夾邪爲先疫邪爲後蓋清其

火邪而疫毒始得透達。透達方能傳變。傳變方能解利。
也。如火脾虛腎虛。凶血諸虛證。則以治邪爲主。養正爲
輔。蓋疫邪最易傷正。故不可養正遺邪也。如夾症哮心
胃痛諸舊病。則但治疫邪。舊病自已。蓋舊病乃新邪所
迫而發也。

廣瘟疫論卷之二

疫邪見證千變萬化。然總不曰表裏二者。但表證中有
裏邪。裏證中有表邪。則又不可不細察也。故列註分表
裏以盡其當。又細辨以盡其變。使人人臨證。胸有定見。
少救橫天於萬一耳。

表證

發熱

時疫發熱與風寒雜證同。其發熱時氣色神脈舌苔則不
同。辨得爲時疫發熱。又當知有淺深表裏之異。不辨無以
施治。發熱表證居多。亦有裏證發熱。半表半裏發熱。餘邪

不盡復出於表發熱邪退正虛發熱而表證發熱脉不浮
不沉而數寸大於關尺熱在皮膚抑之焰手久按反輕必
兼頭痛項強腰痛腫脹或頭面身體皮膚有紅腫疼痛諸
證不必全現有一於此便是表證發熱九味羌活湯人參
敗毒散六神通解散選用冬月嚴寒及惡寒甚者大青龍
湯歲蕤湯越婢湯陽旦湯可借用全不惡寒者白虎湯黃
芩湯可加減用裏證發熱脈或滑或沉數或洪滑關尺盛
於寸熱必在肌肉筋骨初捫熱輕久按熱甚必兼煩渴胸
腹滿大便或不通或自利或便血及膿小便黃赤或讒妄
狂昏諸證雖不必全現必兼二三證方是裏證發熱梔子

或湯黃連解毒湯小陷胸湯三承氣湯導赤散瀉心湯猪苓
湯天水散選用半表半裏發熱脉多弦胸脇滿或熱或止
或口苦咽乾目眩耳聾或目赤或喜嘔心煩或兼見表裏
證達原飲柴葛解肌湯小柴胡湯選用時疫者熱時用藥
最要清楚此處頭緒不差後傳變多危救援亦易不然難
於收拾矣凡見發熱卽當辨其氣色神脈舌苔爲風寒爲
時疫係時疫又當辨在表在裏在半表半裏然時疫見證
純表純裏者少表裏夾雜者多表裏夾雜吳氏達原飲爲
主表證多加羌活裏證多加大黃半表半裏證多加柴胡
葛根淡豉或表裏證均見則諸藥全用卽三消飲取效最

多誠時疫主劑。至已愈數日而復發熱者。乃募原伏。有不盡之邪。復出於表。當察其證之表裏多寡。以前法治之。大抵愈後復發。則裏熱多而表熱少。雖有當用表藥之證。不過葛根柴胡豆豉而已。無更用羌活之理。若愈後另受風寒。發熱無汗。舌上無苔者。不在此例。時疫愈後。復熱無汗。重用葛根五錢最妙。以其性涼而解肌發汗。既不得無汗。之表。又不得煩熱之裏。更有平素虛損。或老人。或大病後。復染時疾。屢經汗下清解。其熱轉甚。或全無表裏實證。或六脉豁然空。或較初起洪滑更甚。或用表藥而身痛更甚。或屢用清熱藥。而煩躁昏沉更甚。或屢用下藥。而舌燥。

更其此。皆邪退正虛之發熱也。王太僕所謂大虛有盛候。
反瀉令寃也。此時須略去瀉狀而消息陰陽虛實。虛則
熱渴枯竭之證多責在胃。宜六味地黃湯兼氣虛合生脾
散。須大作湯液。晝夜頻進。效始捷。陽虛則嘔利悸眩之證
多責在脾。宜六君子湯兼血虛歸脾湯參胡三白散。清燥
湯選用。若遇此等證。仍用汗下涼解宣伐。斷無生理矣。又
發熱之爲表。爲裏。爲半表半裏。爲復爲虛。證狀明顯。有據
者。自易施治。若脉證夾雜。模糊難於分辨者。須以舌苔爲
據。初起舌苔薄白。或無苔而潤。屬在表。白苔而厚。或兼微
黃。或中黃邊白。中黃尖白。或二三色屬在半表半裏。黃苔

苔色苔黑苔屬裏舌苔燥則不論何色皆屬裏證屢經汗下後舌苔潤而發熱者屬陽虛無苔而燥者屬陰虛發熱之表裏虛實依此辨之思過半矣惟虛證發熱有似實證卽舌苔亦難憑據又當從病之來路探討若屢經汗下宣伐而熱愈甚者從虛治無疑或雖經汗下而熱減藥有效則仍屬餘邪未盡不可速補致邪熱復壅天人年壽似此虛實關頭不可不細心體認也

以上辨表裏虛實諸法雖指發熱時言然類而推之凡證皆可依此爲辨惟在學者之善悟耳

惡寒

時疫惡寒與風寒暑濕諸證不同。諸證惡寒無時而勢不甚。時疫惡寒有時而勢甚。惡寒之後必見發熱。熱時自熱而不覺。寒時自寒而不覺。熱非若諸證惡寒發熱之相兼也。時疫惡寒傳裏之後少在表之時多而辨氣色神脉舌苔與發熱同但有淺深虛實之異。邪淺而在表者惡寒之時少於發熱治法方藥同於發熱而以解表爲主。邪在半表半裏者寒熱往來如瘧狀治法方藥亦同發熱邪深入裏失於攻下而熱深厥深反欲擁被向火惡寒而不發熱或熱亦微甚則四肢反厥此雖惡寒實非寒也乃陽氣爲邪所鬱而不通以通暢爲主達原飲大柴胡湯三承氣

湯選用。使裏氣通而鬱陽發。反大熱而煩渴也。此證在惡寒時最難辨。其爲熱須於九候察之。如目大小皆赤。鼻孔乾唇紅舌苔黃黑燥耳鳴或聾小便黃赤澀痛大便燥結。或稀黃塗臭或鮮血或心下至少腹有痛不可按處。此皆熱之象。大抵周身皆見冷證一二處獨見熱證。反宮以熱證爲主。反此亦然。乃辨寒熱真假之機要也。余所見時疫不下數千。裏證惡寒者百中一二。卽四肢厥逆爪甲青紫。詢其所苦。亦不惡寒。此可得其槩矣。至若本係時疫熱證。因其人平素虛損衰弱。及大病之後。用攻伐寒涼太過。至汗出不止。嘔利俱作。四肢微厥。大脈細濡而惡寒。

爲陽虛。乃攻伐太過所致。當以參耆苓术爲主。寸口脈微者。佐以升柴。尺脉微者。佐以桂附。須知雖屬陽虛。却從熱證來。而陰必虧。桂附亦不可過用。當佐以護陰藥爲妙。如白芍。麥冬。五味之類。此證溫補略緩。及溫補不到。必死。或過用溫補。陽雖回而陰竭。亦死。此處不可不斟酌至當。又有宣伐太過。而成虛證之惡寒。寒涼太早。而成實證之惡寒。以疫邪方伏於募原。未經傳變之時。胸膈必多痰滯。有見其煩躁。而還用知膏芩連者。有因其作渴。而還用生地。麥冬者。有病者自認火證。而恣啖冷水西瓜梨薺大旱者。皆能抑鬱陽氣。壅閉邪熱。過於中下。二焦冷物停滯。滯。

於上焦。每每見惡寒譯。遇此惟以宣導痰滯爲主。痰滯通
則惡寒自止。不可過溫。致下焦瘀熱畜血斑黃。呃逆而死。
不可清涼。致胸腹痞悶而危。宜用草果厚朴梗榔木香半
夏蒼朮萊菔苓澤導痰開滯逐水痰滯水去。則惡寒止。而
熱證見。隨其傳變以施涼解攻利之劑。乃有效也。此法特
救藥誤。非治正病耳。總之風寒以惡寒爲重。時疫以惡寒
爲輕。多有初起惡寒一二日不治。邪氣傳變而惡寒自己。
者與其誤治毋寧俟之。若誤認惡寒爲真寒。用辛溫之藥
發散。未有不增其病勢者也。

寒熱往來

寒熱往來。與發熱惡寒發熱惡寒。一時兼至。寒熱往來。

寒已方熱。熱已方寒。亦與瘧不同。瘧發有時。寒熱長短有一定。此則寒熱無時。長短無定。雖不同於瘧。而邪俱在少陽。半表半裏之間。在傳變之初。是由輕入重。始則寒熱往來。繼則熱多寒少。再則但熱不寒。至晝夜壯熱。數妄煩渴。畢現在傳變之後。是山重出輕。晝夜壯熱漸減。而爲發熱有時而止。又減而爲寒熱往來。又減而爲戰汗。至脉靜身涼而愈。夫疫邪自裏出表者輕。自表入裏者重。初起寒熱往來。是自表入裏犯及少陽。裏氣與邪相爭。抵鬪則邪深入裏。表裏併而爲熱。晝夜壯熱而勢日重。既傳變之後。而寒

熱往來。是邪氣向衰。正氣來復。自裏出表。經過少陽。前之晝夜壯熱。邪氣秉綱者。至此正氣漸和。而寒熱有時矣。前之邪陽獨盛。亢極無陰。作純熱者。至此則陰氣來復。而寒熱相爭矣。前之邪併表裏。而熱渴日加者。至此則裏氣逐此表邪。而作戰汗矣。治法於未傳變之先。欲由表入裏時。但透達其邪。使易傳化爲主。達原飲是也。於傳變之後。欲自裏出表時。以和解爲主。小柴胡湯是也。於屢經汗下之後。節脉或虛微濡弱。結代心或悸動。神或萎倦。形或羸弱。過甚當養陰益氣助正。却邪爲主。參胡三白湯。炙甘草湯。清燥養榮湯。補中益氣湯是也。

濡全要

時疫頭痛與風寒不同。風寒是寒束於上部。中下無邪。上逆頭雖甚痛而不昏悶。時疫是熱蒸於上部。中焦邪犯上焦。頭不甚痛而昏悶。所謂卓然而痛者是也。驗得氣色神脈舌苔爲時疫頭痛。而又有表裏之分。初起頭痛。腦後顛頂目珠略甚。舌苔白而發熱者。太陽頭痛也。羌活川芎爲主。豆豉酒芩知母生地爲輔。額顱脹痛。目痛。鼻孔乾舌苔白而微黃。煩熱而渴者。陽明頭痛也。葛根爲主。淡豉石膏爲輔。兩額角痛。眉稜骨痛。兼熱往來。口苦。咽乾舌苔中黃邊白。或中段黃尖上白。少陽頭痛也。柴胡荆芥川芎爲主。

酒芩石膏爲輔。頭痛而三陽證悉具者。吳氏三消飲爲主。
時疫頭痛。耑見一經證者少。雜見二三經證者多。此方尤
爲多效。頭痛甚者。加豆豉芎防。清其頭目。頭痛舌苔黃心
下滿。蒸蒸發熱者。陽明裏證也。三黃石膏湯。小承氣湯。大
柴胡湯。防風通聖散。選用。舌苔黃或半截或傍邊有一塊
白。胸滿而嘔。頭痛兼眩者。痰厥頭痛也。前胡爲主。半夏萊
菔子枳橘山楂麥芽爲輔。兼煩熱者。加大黃枳實汗下清
解。後頭痛心悸。四物湯去川芎。加丹皮知母黃柏或歸脾
湯逍遙散。并加生地棗仁。凡頭痛見證混雜。難分表裏者。
總以舌苔辨之。

頭眩

頭。疫。頭。眩。有。三。其。一。風。熱。頭。眩。乃。時。疫。本。病。寸。口。脈。多。浮。
而。發。熱。荆。防。芎。薄。天。麻。爲。主。黃。芩。爲。輔。煩。渴。加。石。膏。其。一。
痰。水。頭。眩。乃。時。疫。兼。證。尿。沉。而。亞。滑。兼。嘔。胸。脇。滿。悸。動。前。
胡。爲。主。半。夏。茯。苓。枳。橘。膽。星。萊。菔。蘇。子。爲。輔。然。必。視。時。疫。
大。勢。屬。表。屬。裏。於。應。用。本。方。中。加。此。數。味。可。也。其。一。虛。證。
頭。眩。乃。時。疫。證。多。見。於。汗。下。清。解。後。或。素。有。怯。證。者。如。
上。虛。寸。口。脈。不。及。關。尺。多。汗。少。氣。不。足。以。息。心。悸。參。耆。爲。
主。中。虛。關。脉。不。及。寸。尺。多。從。嘔。利。大。過。而。來。不。思。食。苓。木。
爲。主。下。虛。尺。脉。不。及。寸。關。腰。膝。痿。厥。二。便。清。滑。六。味。地。黃。

爲主。三虛皆可加天麻。或虛證已見。仍夾有疫邪燥熱。則不妨兼用清熱之品。或補後脈氣稍實。再爲清解亦可。抵時疫頭眩多屬熱少屬虛。治須斟酌。若傷寒。以陽頭眩。又當遵仲景法治之。

頭脹

時疫頭脹者。乃胃熱上蒸也。下之則愈。兼表者。防風通聖散。大柴胡湯。吳氏三消飲。無表證者。三承氣選用。病後虛脹與頭眩參看。

頭重

時疫頭重者。溼熱上壅也。於清涼解表藥中。加蒼朮或利

水藥。病後虛重。亦與頭眩參看。又有表裏無病。病在頭中者。其目必黃。當遵仲景法。用瓜蒂散。搗鼻出黃水。即愈。

目脹

時疫目珠脹者。陽明經病也。兼表證葛根葱白湯加石膏。若胸滿舌有黃苔宿食也。蒼食壅陽明。其脈不行而上逆。故目珠脹宜平胃散加山楂麥芽枳殼消導之。則愈至。屢經清解。而目珠脹痛不愈者。當消息其肝膽以養陰。滋血和肝之法治之。如再不愈。則當進而滋腎。乃乙癸同源之治也。

項強酸

時疫初起。項強酸兼發熱。乃邪越於太陽經也。羌活爲主。狂躁正盛而項強者。熱壅其經脉也。石膏黃芩爲主。屢經汗下。發熱已退。而復項强者。血燥而筋無養也。四物六味爲主。外此若傷寒發症之項強。亾陽漏風之項強。則又有仲景之法在。

背痛酸

時疫初起。背痛兼發熱者。邪浮於太陽也。羌活爲主。背痛而脹兼胸脇脹者。邪客募原也。草果厚朴換榔萊菔子大腹皮爲主。屢經汗下後。發熱已退。背痛不止者。經脈血亾也。六味生脉四物爲主。又有平素勞倦內傷。而背痛在膏肓。

時疫初起。腰痛兼發熱者。太陽受病也。獨活爲主。兼脹者。

腰痛發

氣滯也。加枳橘兼重者。夾溼也。加蒼朮牽引少腹及兩脇者。氣滯血瘀也。加青皮烏藥赤芍元胡。兼理氣血疏通腎肝。此皆初起實證治法。又有卽夾腎虛陰傷者。腰痛獨甚於周身。兼酸瘦無力。若尺脉無力。後來傳變必危。當於初起在表時。加入參知母生地。預顧其陰。則危殆差減。若徒用伐邪之品。邪之深入者。未必去而■波大傷。則皆沉舌黑。直視失尿。諸證見陰傷氣脫。則厥逆證見。盡腰乃腎府。

爲先天根本。腰痛則腎虛不可不知。要知此時疫初起。腰痛尚有虛實之分。若汙下後而見腰痛。其爲腎虛不待言矣。宜大味四物不可疏通。

膝痛酸

時疫初起。膝痛發熱者邪在太陽經也。獨活。枳榔。牛膝爲主。兼軟者。溼甚也。蒼朮爲主。然此特太陽之一證。初起以解表邪。大勢爲先。膝痛專藥一二味而已。若經汙下。表邪大勢已解。則當察其邪氣之有無。正氣之虛實。專治下部。不然。恐致殘廢。倘餘邪不盡。留於下部。則仍有熱證。如骨蒸小便黃赤。以黃柏。苡仁清潔。熱枳榔木通。通率帶筋脈。

則秦艽木瓜筋緩則蒼术防已。紅腫則亦多丹皮續斷。言歸若無餘邪。見心悸二便頻數。尺脉虛小。則當以補腎爲急。六味加牛膝枸杞知母滋益陰精。

脛腿痛酸

時疫初起。脛痛酸者。太陽經脉之變也。獨活爲主。兼寧者治在筋。加秦艽木瓜兼腫者治在肉。加木通赤芍板楨。兼軟者屬溼。溫俗名軟脚溫。往往一二日即死。宜白虎加蒼朮湯或蒼朮黃柏。此與膝痛頗同。未經汗下。則解表之大勢。加一二味。脛痛當藥表證已解。惟留此。當專治之。若屢經汗下。而見虛證。亦以補腎爲主。

足痛

時疫初起足痛。有因素。有脚氣痼疾者。但治時疫。於解表藥中。微加梔榔木通。若已經汗下。表裏俱平。而足痛不止。則消息其腎家虛實。同膝脛痛法。治之。

肩背痛酸

時疫初起肩背痛酸者。手太陽經脈受邪也。解表則痛自已。經汗下後。而肩背痛者。有經隧阻滯。血脈空虛之別。經隧阻滯者。脉多有力。證多熱渴。以清熱活血爲主。黃芩赤芍。歸尾紅花之類。血脈空虛者。證多痿困。脉多芤濶。養血益氣爲主。四物合參芪之類。

廄痛

附。疫初起。膀胱者。乃風淫末疾也。初起解表。汗下後。益氣養血。與肩背痛同治。

周身骨節酸痛

項背腰膝脛足肩背諸痛已列於前。則周身之酸痛備矣。茲復列周身骨節酸痛者。以痛在一處邪。有耑注痛在周身邪。有分布也。專注之邪。須通其凝泣。分布之邪。須解其縛束。故治周身酸痛疏表其大法也。而酸與痛亦有別。酸輕而淺。痛重而深。酸痛與拘攣又有別。酸痛舉動如常。拘攣。屈伸不利。酸痛病在營衛。拘攣病在筋脉。合酸痛拘攣。

又有上下淺深前後之不同。在身半以上爲未疾。淺而易解。在身上以下爲本病。深而難祛。合上下之酸痛拘攣。在未經汗下與已經汗下者又有別。未經汗下屬邪盛。宜宣伐。已經汗下屬正虛。宜調補。明乎此則酸痛在周身。在一處按證施治無不當矣。解表諸方人參敗毒散九味羌活湯六神通解散大羌活湯。

身重

時疫初起發熱身重者。溼勝於熱也。蒼朮爲主。二三日至四五日傳變之後。汗出更熱而身重者。熱壅其經脉也。自虎湯爲主。傳裏表無熱而舌燥便秘腹痛拒按而身重者。

內結而氣不達於表也。三承氣爲主。屢經汗下。表熱已退。
身重不可移動。脈虛散而無根。舌上無苔。二便自通者。陰
陽兩亡。經脉枯竭也。審其陰陽偏勝而治之。偏於陰。多
燥。六味合四物爲主。偏於陽。多脾胃證。六君合生脉
爲主。陰陽俱竭。生脉合六味爲主。

自汗

疫邪自內蒸出。於表初起作寒。熱時多自汗。甚至淋漓不
止。不可以表虛論。兼頭痛身痛。仍以解表爲主。羌獨柴葛
之類。兼煩渴。直清陽明之熱爲主。白虎之類。有熱有結破
結爲主。留胸三承氣之類。若屢經汗下。邪已全退。脈虛而

舌無苔。二便清利如常。內外無熱證。方可從虛鍼汗。蓋以時疫得汗爲邪有出路而宜。斂汗者恒少也。

盜汗

時疫初起盜汗者。邪在半表半裏也。胸脇痞悶。達原飲無痞悶。小柴胡湯汗下後。大熱已退。有盜汗者。餘邪不盡也。小承氣小陷胸。吳氏承氣養榮湯諸方。清其伏匿除邪。盜汗自止。

戰汗

時疫不論。初起傳變未後。俱以戰汗爲主。以戰則邪正相爭。汗則正逐邪出。然有透與不透之分。凡透者汗必淋。

滴汗後身涼口不渴舌苔淨二便清胸腹脇無阻滯結痛
始爲全解之戰汗否則餘邪未淨而復熱則有再作戰汗
而解者有戰汗須三四次而後解者有戰汗一次不能再
戰待屢下而退者有不能再作戰汗卽加沉困而死者總
視其本氣之強弱何如耳凡戰汗之騎不可服藥補則戰
止而汗不透留邪爲患汗下則太過而成虛脫應聽戰汗
也微再觀脈證施治當戰時或多與熱湯飲之助其作汗
戰汗之時脉多停止勿訝待戰汗之後脉自見也大抵戰
汗之脉以浮爲佳邪出於表也虛散微濡應有變煎獨參
湯以待之防其脫也貧者米飲聊代之然必察其戰後係

邪淨而氣欲脫方可。用。凡戰汗後神靜者吉。昏躁者危。氣細者吉。氣粗而短者危。舌痿不能言者死。目眶陷者死。目轉運者死。戴眼反折者死。形體不仁。水漿不下者死。戰汗雖爲佳兆。亦有吉凶。得戰汗固由治得其宜。邪退正復而致然不可強也。嘗見服大發汗藥。毫不得汗。而飲冷水得汗者。又有用下藥得戰汗者。涼血活血得戰汗者。生津益氣得戰汗者。種種不一。當知戰汗乃陰陽交和。表裏通達。自然而然。非可強致也。

狂汗

時疫臨解。有忽手舞足蹈。跳床投榻。而後作汗者。最爲驗。

人然須驗其是否作汗。作汗之脉浮而緩浮爲邪還於表。緩則胃氣自和。待汗透自愈。脉若浮洪浮數浮滑浮散雖有汗亦爲發狂。非作汗也。

頭腫

時疫頭腫乃風熱壅於上部太陽之經。麻鬱滯項俗名大頭傷寒。當視表裏輕重。加輕清疏風之品以散其腫。荆防薄荷蠅退川芎蔓荆菊花之類。如發熱舌苔白表重於裏也。合表藥用九味羌活湯。人參敗毒散是也。如煩渴舌苔黃者。裏重於表也。合裏藥用三消飲。涼膈散。大柴胡湯。調胃承氣湯是也。古有用三棱鍼刺出惡血法亦可用。至

發癰膿者。不在此例。

面腫

時疫面腫。風熱溢於上部。陽明之經脉被鬱也。赤腫者。方是治。以白芷防風葛根石膏散其風熱。視表裏之輕重。合頭腫條內諸方加減用之。若黃腫。乃水氣也。當從水腫治。

頸項腫

時疫頸項腫。乃陽明風熱。俗名捻頭溫。又名臘暮溫。當按頭腫條內表裏諸方加葛根桔梗牛蒡防風升參癰膿發。頸不在此例。

耳旁腫

時疫耳旁腫乃少陽風熱俗名黃耳傷寒小柴胡湯加荆防芍芍參亦當與頭腫參看。

胸紅腫

時疫胸前一片紅腫粟起似癰疹風熱也俗名赤膈傷寒亦於頭面諸條表裏方中加荆防連翹赤芍牛蒡土貝。

周身紅腫

時疫周身紅腫風熱溢於皮膚也用羌獨升柴葛芷疏其皮膚之毛竅石膏黃芩梔子連翹清其肌肉之熱赤芍歸尾菊花生地活其瘀熱之瘀兼裏證與頭腫諸條參治。

以上所腫諸條列之表證者以初起言也。若見於病後會經汗下者爲餘邪不盡治法則小異大約見於初起表邪盛實用表散之藥爲主清裏之藥爲輔見於病後裏邪留溢用清裏之藥爲主表散之藥爲輔以此爲權衡思過半矣。

發黃

時疫發黃有四。一宿食二畜水三畜血四鬱熱當疫證初轉在表時胸膈痞悶目珠黃面眞正中黃宿食壅於胃院也。於表藥中加山楂神麩麥芽萊菔子等裏時小便不利腹滿而響自身俱黃膏水也。四苓散加梔子茵陳潤良。

有軟痛處。小便自利。大便黑而發黃者。畜血也。桃仁承氣湯。熱在下焦。大小便俱不利。而發黃者。鬱熱也。茵陳蒿湯。凡發黃必以二便爲辨。二便調。屬上焦。小便不利。屬水。小便自利。而大便黑潤。屬血。大小便俱不利。屬熱鬱。乃胃熱移於膀胱。不必利其小便。但當通其大便是。以茵陳湯。有專功也。發黃當辨其色。上焦宿食發黃。只在面目不及周身。畜水發黃。周於身。兼微黑而黯淡。瘀血發黃。亦兼微黑而潤澤。鬱熱發黃。兼赤而鮮明。此卽以黃辨黃之法也。

發疹

時疫發疹。熱邪從皮毛出也。與汗同機。以疏散清熱爲主。

然與他證發疹不同。他證或無裏熱。此則未有不裏熱者。雖以疎散爲要。而見煩渴舌苔黃。則硝黃仍須兼用。他證發疹。疹散而病即愈。此則有屢發而病不衰者。他病發疹。不過一二日爲期。此則爲期不定。治法必視裏邪解否。爲用藥之準則。不可以疹之一證爲據也。

發斑

時疫發斑邪熱出於經脉也。雖不及戰汗。亦有外解之機。治以涼血清熱爲主。白虎化斑湯。吳氏舉斑湯。犀角地黃湯。選用。此亦與他證發斑有異。他症發斑。斑消則愈。此總不以斑之消否爲輕重。而惟以裏證爲主。每每斑出而譏。

妄如故。或斑出數日已消，而昏沉如故，必待裏熱全清，二便清利而後愈。故治斑藥味可爲輔，不可爲主。發斑發疹熱皆在經而不，在胃。凡遇煩躁而不渴，目赤而舌白，即是將發斑疹之候。預以清涼解表透毒之藥治之，使邪易出，易淨。

以上時疫表證，皆關乎裏，不似他證表裏兩不相關。故前列各條，皆冠以時疫二字，以明非他病之見證。不可以治他病之法治之，亦不可以此法治他病。總憑氣色神脈舌苔辨之，百不失一。是五者爲辨時疫之大綱，亦辨時疫之細目也。